

世界史的诞生

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

〔日〕冈田英弘
陈心慧
译 著

界

史

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世界史的诞生

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

〔日〕冈田英弘

陈心慧
译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1477

SEKAISHI NO TANJO by Hidehiro Okada

Copyright © Hidehiro Okada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kumashob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ikumashob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Beijin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6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八旗文化（台湾）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的诞生 / (日) 冈田英弘著 ; 陈心慧译.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200-11662-5

I. ①世… II. ①冈… ②陈…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0050 号

世界史的诞生

SHIJIESHI DE DANSHENG

[日] 冈田英弘 著
陈心慧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34 千字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662-5

定价: 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前　言

十九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世界史是否成立》的文章（《历史与地理》211，1973年4月）。文章中指出，“世界史一词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是两个近乎矛盾的观念相互重叠，整体的轮廓模糊不清，很难掌握”。这两个观念其一是明治时期以来的“万国史”。“万国史”是在明治初期，面对同一时间突然大量来袭的各国西洋人，为了与他们交涉，日本人急需知道对手的背景。因此，从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在日本互争长短的法国、英国为止，万国史叙述了西洋各国的兴亡盛衰。“万国史”改编自欧洲人的“原书”，但由于改编的是日本人，因此在选择记述的事项时，是根据日本人所持有的传统历史观，也就是从汉文书典中所学到的中国“正史”观。

对于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超过千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历史的重点在于哪一个政权被授予“天命”，属于“正统”。为此，“万国史”记载的对象实质上仅限于从希腊、马其顿

帝国、罗马帝国、日耳曼分支出来的英国、法国以及德国。这说明了“天命”传递的顺序，也代表承认明治时期三大列强的“正统”。这个中国型的“万国史”属于“西洋史”，与源自中国史的“东洋史”并列，这就是日本历史学的现状。

无论是“东洋史”或是“西洋史”，两者皆以中国型的“天命”与“正统”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两者是各自独立撰写完成的历史，基本上无法相提并论。日本人想尽办法修改“东洋史”，希望能够更接近“西洋史”。这些方法或是将“东洋史”以时代区分，或是另外撰写东西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会经济史。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在不自觉地将日本人的历史观根于中国型历史的情况之下，将“西洋史”的用语表面上套用在“东洋史”上，最后都招致失败，更遑论历史学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制改革，将东洋史与西洋史合并，出现了“世界史”这个科目。

但事实上，将东西洋史合并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就算两者都是建立在中国型的“正统”思想上，但东西方的“天命”相互对立，就好像水和油无法相容一般。在日本高中世界史的教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将东西洋各自呈现纵向的脉络横切之后相互堆叠，无论对教学的人或是学习的人而言，都是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听说很多日本高中老师在教西洋史的时候，会从世界史的教科书中

取西洋史的部分，等到教东洋史的时候再取东洋史的部分，将东西洋史分开教授。这样一来，“世界史”和过去完全没有分别。

另外，合并东洋史与西洋史的“世界史”，当中竟然没有包含属于“国史”的日本史。这样的做法导致在日本的学校里，日本人所学的是将日本排除在外的世界史。就好像日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日本的历史与世界史毫无关系，日本也没有对世界有任何的影响。如此一来，应该学习的“世界史”大事选项当中完全没有与日本相关的观点，学的大事愈多，逻辑愈混乱。想当然地，世界史的知识只会愈来愈杂乱无章。

《世界史是否成立》一文的最后我以“最起码在现在的日本，真正的世界史并不成立。但就算如此，学校却不得不教授世界史。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大学联考中废除世界史这个科目”当作总结。但我并不满意这个悲观的结论。正如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需要“万国史”一般，姑且不论大学联考，现代的日本人还是需要世界史，需要重新创造出符合逻辑的世界史。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历史属于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创造出东洋史的中国世界与创造出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两者的特有文化。在这样的认知之下，知道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分别向东西发展的势力创造出了中国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经过不断地变化，演变成我们现

在所看到的世界，沿着这样的逻辑，才有可能记述单一的世界史。

我的这种想法，一部分已经写进《汉民族与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1980年）、《中央欧亚的世界》（山川出版社，1990年）以及《有历史的文明与没有历史的文明》（筑摩书房，1992年）当中。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便是将我的这种想法付诸实行，试着统一记述世界史。我在这里非常感谢筑摩书房的汤原法史先生，给我机会进行这样大胆的尝试。

目 录

前 言 (1)

第1章 1206年的天命

——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	(1)
成吉思汗	(1)
蒙古之外的世界	(2)
罗斯的公爵们	(4)
立陶宛人	(6)
东罗马帝国	(9)
阿尤布家族	(10)
西欧	(11)
统治世界的天命	(13)
历史是文化	(14)
没有历史的文明——印度文明	(19)
没有历史的文明——玛雅文明	(22)
对抗文明的历史文化	(24)

第2章 对立的历史

——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29)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29)
被扭曲的神话	(32)
对立的历史观	(37)
《旧约圣经》的历史观	(40)
《启示录》的历史观	(44)
东西的对立	(50)

第3章 皇帝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52)
司马迁的《史记》	(52)
《史记》的构成	(54)
五帝	(55)
东夷的夏	(58)
北狄的殷	(60)
西戎的周	(61)
西戎的秦	(63)
正统的理论	(65)
班固的《汉书》——儒教	(69)
正史架构的定型	(74)
正史架构的裂痕	(76)

正史的缺陷 (80)

第4章 创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 (87)

- 草原的游牧民族 (87)
- 中央欧亚草原之道 (92)
- 印欧人 (95)
- 匈奴帝国的出现 (97)
- 游牧帝国的理论 (101)
- 匈奴人的出现 (107)
- 罗马“帝国”的虚构 (109)
- 第二阶段的中国——鲜卑 (111)
- 汉语的变迁 (117)

第5章 游牧帝国的成长

- 从突厥到契丹 (120)
- 阿瓦尔人的出现 (120)
- 突厥人的出现 (122)
- 斯拉夫人的出现 (125)
- 突厥文字 (128)
- 西藏文字 (130)
- 回鹘人的祖先 (131)
- 中国的突厥人 (133)

契丹帝国	(134)
基督教传向蒙古高原	(139)
党项人	(141)
可萨汗国	(141)
罗斯人的出现	(144)
钦察人	(147)

第6章 蒙古帝国创造世界 (149)

《资治通鉴》的中华思想	(149)
金帝国	(151)
资本主义的萌芽	(153)
蒙古人的出现	(154)
蒙古的发展	(157)
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人	(158)
征服欧洲	(159)
征服西亚	(161)
征服南宋	(162)
蒙古帝国的构造	(163)
蒙古帝国创造的各国国民	(164)
蒙古的继承国——中国	(166)
蒙古与儒教	(167)
清朝复兴蒙古帝国	(169)

蒙古的继承国——俄罗斯	(170)
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	(175)
蒙古与资本主义经济	(178)
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	(180)
第7章 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	(184)
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大领域	(184)
日本史的特征	(186)
中国型的西洋史	(189)
东洋史的失败	(191)
蒙古帝国让世界史变得可能	(194)
拉希德丁·哈马丹尼的《史集》	(194)
贡噶多吉的《红史》	(196)
杜撰的《元朝秘史》	(197)
《蒙古源流》	(198)
单一世界史的可能性	(201)
参考文献的解说	(204)
后 记	(216)

第1章 1206年的天命

——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

成吉思汗

公元1206年春天，在蒙古高原北部、肯特山中、鄂嫩河（古称黑水）上游的附近草原，游牧民族各部族的代表齐聚在此地召开大会，选出蒙古部族的首领铁木真为共同的最高领导者。铁木真的堂兄弟大萨满（巫师）阔阔出是游牧民族各族人的宗教领袖，他被认为拥有可以骑马登天的神力，蒙古人称他为“帖卜·腾格里”，意指“通天使者”。

在此之前，游牧民族最高领导者的称号为“汗”，他们习惯在“汗”之前冠上各种赞美的词汇当成尊称。“成吉思”是古突厥语的蒙古发音，有“激烈、严格”之意。就这样，铁木真在鄂嫩河上游之地，扬起名为“秃黑”的军旗（从长杆顶端的金轮垂下九根的白色长毛，类似江户时代救火队的布条），举行了即位仪式，尊号“成吉思·汗”。这是蒙古帝国建国的开始，也是世界史诞生的瞬间。

在这伟大的瞬间，蒙古高原以外的世界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蒙古之外的世界

在日本，当时是由军人掌握国家实权的时代。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征夷大将军源实朝在由比滨打造大艘军舰，准备亲自远征中国。然而，造船不幸失败，源实朝在十三年后于镰仓的鹤冈八幡宫，被外甥公晓杀害。

在韩国，高丽王国虽然统一了朝鲜半岛，但依然属于军人掌权的时代，将军崔忠献巩固了崔氏四代的武臣政权（相当于日本的幕府）。

高丽的西边是女真（女直）人所建立的金帝国，统治满洲、内蒙古以及到淮河为止的华北一带。

在金帝国的南方，由汉人建立的南宋帝国统治华中、华南一带。首都杭州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有上百万人民定居此处。朱熹（新儒教朱子学的始祖）在南宋怀才不遇，六年前郁闷而终。

在金帝国的西方，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统治从内蒙古西部到宁夏、甘肃一带的城市和游牧民族。

在西藏高原，地方豪族鼎立，各自保护各自的佛教高僧和教团，努力振兴地方发展。其中，在西藏西部豪族昆氏所建的菩提寺——萨迦寺（接近日喀则）里有一位二十五岁的

青年僧侣名为贡噶坚赞。他向从印度逃亡而来、知识渊博的学者学习佛教的教义，之后自己也成为一位大学者，被称为萨迦·班智达（萨迦的权威）。他的外甥就是八思巴。

在喜马拉雅山脉南方的北印度平原，至今为止都是佛教占有优势。但在大约二十年前，伊斯兰教徒的阿富汗人首领——古尔家族的穆罕默德率领骑兵队从阿富汗入侵北印度，征服印度人的国王们，取得广大的领土。从此以后，在印度，伊斯兰教开始比佛教更具优势。公元1206年，穆罕默德在古尔遭到暗杀，古尔家族在阿富汗的领土被北方的花剌子模帝国合并。而穆罕默德在北印度留下的王国由曾是他奴隶的突厥人将军——库特布丁·艾伊拜克继承，在德里建立了奴隶王朝。这个德里苏丹王国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公元1290年。

在阿富汗的北方，楚河（现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畔的草原上，从东方移居此地的佛教徒契丹人建立了黑契丹（西辽）帝国。当时在位的是黑契丹最后一个古儿汗（皇帝）直鲁古（天禧帝），在中亚地方拥有强大的势力。“黑契丹”在突厥语中含有“黑色的契丹人”之意。今日，俄语称中国为“契丹”，中国人为“契丹人”，便是受此影响。

黑契丹帝国的西方、咸海南方的花剌子模地区（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由突厥人伊斯兰教徒所建立的花剌子模王朝日益茁壮。这个皇家的祖先也是突厥奴隶出身，

世世代代都是黑契丹古儿汗的臣子。虽然如此，花刺子模掌管西土耳其斯坦至伊朗高原一带，是一个占据伊斯兰世界东半部的大帝国。当时的花刺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秘密计划向黑契丹发动独立战争。数年之后，摩诃末击败黑契丹大军，完成独立。

花刺子模的北方、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向西，经过北高加索、乌克兰直到多瑙河为止的广大草原地带，住着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钦察人。俄罗斯人将钦察人称作“波罗维茨（Polovtsy）”，意指“浅黄色的人”。这些钦察人被当作奴隶大量贩卖，从黑海北岸热内亚的港口都市输出到地中海沿岸。渐渐地，在原本的地区再也看不到钦察人的身影。然而输出到埃及的钦察奴隶大多成为奴隶军，终究让他们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

罗斯的公爵们

在钦察人游牧的乌克兰草原北端，有一个罗斯人的城市——基辅。罗斯人是在公元九世纪时从斯堪的纳维亚渡波罗的海而来，在东斯拉夫人和芬兰人的土地上建立国度。罗斯人在伊尔门湖的北岸建立了一个名为大诺夫哥罗德的城市，他们的首位领导者传说是一位名叫留里克的人物。罗斯人另外也建立了多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由留里克的子孙统治，这些诸侯被称为“князь”。“князь”在日文一

般被翻译成“公”，相当于英文的“king”或德文的“könig”（王），指的就是日曼语中的“族长”。

“罗斯”这个词是“俄罗斯”的语源。现在的“俄罗斯人”指的是说东斯拉夫语的人，但原本并非如此。罗斯人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移居而来，也就是所谓的诺曼人。到现在，芬兰语仍称瑞典为“Ruotsi”。

从北方的大诺夫哥罗德沿着第聂伯河南下，穿越森林地带来到草原，这里就是基辅。罗斯人以基辅为根据地，掌握连接波罗的海与黑海的水路交通，与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进行贸易往来。由于与东罗马帝国有这样的贸易与外交，罗斯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的希腊人城市——克森尼索（近现在的塞瓦斯托波尔），受洗成为基督徒。

由于这个基督教属于大本营在拜占庭的东方教会，因此罗斯人的基督教无论是圣经或礼拜用语，照理应该全部使用希腊文。然而，正好当时在保加利亚出现了西里尔字母，用西里尔字母便可写出斯拉夫语，因此罗斯人信仰的基督教使用的是斯拉夫语。有文字的语言与没有文字的语言之间的竞争，有文字的语言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被罗斯人征服的斯拉夫人，他们所用的语言取代了罗斯人原本使用的语言。

公元1206年，当时罗斯人的政治中心是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莫斯科东方）的城市，由留里克的子孙弗谢沃洛